

“夥多偉大的空想的哲學家夢想了戰爭底中止。對於這個問題，他們擺出了所有一切道德的教戒，理性之永遠的法則，等等。可是在事實上這些夢想使平和未曾得以進展一步。反之歷史向着軍國主義方面繼續發展了。最殘酷而且最血滴的戰爭，在代替屢屢擾亂人類社會的封建社會而出現了的這個資本主義時代，而至於有了國民的，列強的，週期地反覆着的衝突的性質，這是理所當然的。”

政黨底研究

若 君

一 前言

政黨，在社會物質的生產力發展的行程中是必然的產物。換言之，社會的生產關係到了一定的階段，牠必然應運而出現。

政黨的發生及發展過程 乃孕育于社會的物質基礎——社會的經濟組織的進化的過程中，

我們不能把政黨的產生完全作為社會的自然生長的產物，牠乃含着多量的社會的各個經濟集團的目的意識性。每個政黨的一切行動，總就是社會的某一個經濟集團的利益的積極保護者。

在現代——資本主義的極盛時代，政黨比以前任何時期都發達，這是有牠必然的原由的。我們不要閃爍于政黨的各種名稱的繁駁與龐雜，按其實際，各個政黨的目的性却極簡單，要之，為其所代表的階級的利益鬥爭而已。

本文的目的，不在批判現實的各個政黨，牠是要闡明政黨一般的原理。人類生存于二十世紀的資本主義極盛時期，政黨已成為生活上的工具。社會變革的鬥爭已到激劇化尖銳化的現在，求生存的人羣——無論牠是布爾喬亞羣，或普羅列塔利亞羣，都有急切的需要明白牠生活上的工具——政黨之一般的原理的必要。

二 政黨的發生(以勞動者政黨為中心)

政黨發生的動力是階級的自覺。階級自覺的動力是生產關係的蛻變與進化。因此，我們要探究政黨的發生，就須溯述社會生產關係的蛻變與進化。

政黨的發生必須在階級自覺了以後，即階級已由‘自在的階級’ (Class in Itself) 的階段進于‘自為的階級’ (Class for Itself) 的階段。這是什麼意思呢？因為我們知道，階級的發展是含着兩個階段的。在第一階段中，某一階級的存在，還僅僅是生產中的一個動力，雖然這種動力是有具體的意義，在生產中有具體的作用，然亦只僅如此，而這一階級還不覺得自己是一個階級，還不能成為具有一定分量的自覺的社會力量，這就是階級還在‘自在的階級’狀態中。在第二階段就不同了，這一階級不僅是生產中的一個動力，而且成了一種社會力量，自己知覺自己的階級地位和作用，瞭解自己的階級利益，看得見自己階級利益與別的階級相矛盾，於是就成了知道自己的目的而想達到這種目的的‘自為的階級’了。政黨的發生就在某一階級上由‘自在的階級’進于‘自為的階級’的過程中。

現在，我們應該向歷史去追溯了。

米 米 米 米 米

構成資本主義生產的出發點：就是近代的協業。

比較多數的勞動者，在同一時間，同一場所（還可說同一工作範圍，）從事于同一商品種類的生產，這一點，在歷史上和概念上都是構成資本主義生產的出發點。

協業的意思是什麼呢？牠是多數人在相同的生產進程中或在相異的但互相連絡的生產進程中有計劃地共同作工或相并作工。因此，這多人融合為一種集合力，牠便會發生一種新力，這新力就是生產量的增大，生產總生產物的時間縮短。例如十二個石匠排成一行，將建築石料從一個場所的底下運至上面，他們每個人都做同一的工作，而每個人的工作便構成總工作中相連續的部分，因此，這些協作勞動者二十四隻手所運的建築石料，比每個人用兩隻手單獨上下搬運要快得多？勞動對象在更短的時間內經過了更多的距離。協業的結果使生產力增大，資本的剩餘價值增多了。

資本主義生產驅策的動機及其決切的目的是產出最大量的剩餘價值，即由資本家儘可能的剝削勞動力。同時雇用勞動者既多，他們的抵抗力因此增大，而資本對於這種抵抗力的壓迫也必然增大。同樣，生產工具——自勞動者看起來，純為別人的財產——的範圍增大，而適當運動這種生產工具的管理權也必然增大。工業勞動者的協業是同時雇用他們的資本單獨的作用。勞動者職務的連絡和他們的統一為生產總體，其關鍵不在他們，但在集合並且統制

他們的資本。他們勞動的連絡對於他們在觀念上是資本家的計劃，在實際上是資本家的威權，即一種別人的意志力，強制勞動者的行為去達他們的目的。所以資本家的指導是專制的。這種專制主義因協業大規模的發達而發展他的特別的諸形態。勞動者因這種專制主義的特別諸形態的嚴厲抑壓，自然的會生出一種對資本家仇視的觀念。勞動者現在已不是個別的勞働了，他們受了資本家的雇用而集合在同一的生產部門起協業的作用了，他們對於資本家的剝削欺壓已生出了一種仇視和反抗的精神，一切對資本的暴行和集合的鬥爭也就與日滋長在這種強制的壓抑上面。

階級鬥爭的劇烈化，勞動者階級的自覺，由‘自在的階級’進于‘自為的階級’這是最原始的動力，亦是最原始的階段。

米 米 米 米 米

單純協業還是資本主義生產原始的形態。根基于分工協業的手工工廠業的發生，資本主義的生產達到了主要形態的時期。

手工工廠業的特質是怎樣呢？各種獨立手工業的工人在同一資本家的命令之下，集合于一個工場中，凡一種生產物必須次第經過他們的手，才能夠完成。例如一輛馬車是車匠，馬具匠，裁縫，鐵匠，帶匠，旋盤匠，裝配玻璃匠，緣飾製造匠，畫工，漆匠，和鍍金匠這一大批獨立手工業者勞動的總產物。馬車手工工廠業集合這些手工業者在一個工作場中，使他們同時協同作工。在馬車完成之前，固不能鍍金，然如果同時製造許多馬車，則一部經過生產程中前頭一階段時，他部分便可以鍍金。此種協業與前的單純協業有一

種顯然的變化。這種裁縫，鎖匠和帶匠等等既只從事于馬車的製造，因缺乏練習，便將他們從前做手工業全部的能力次第喪失了。在另一方面，他們局部化的行為現在適合於狹小的活動範圍，因此取得最適當的形態。馬車手工工廠業原來是為一種獨立手工業的聯合，然他逐漸將馬車這種生產物分為各種特殊的作業，每一部分變成一個勞動者特有的職務，而其全體則由此等部分勞動者聯合做成的。此種作業的特質就是不讓同一勞動者次第做下去，每一部分指定一個手工業者担任，因此全般的物體得同時告成，這種劃分的反復重演，是于表見其特有的優點，遂逐漸變成永久組織的分工了。于是商品就由一個做許多種類工作的獨立勞動者個人的生產品而成為多數的手工業者——他們每個人只做一部分作業——聯合的社會生產物了。

我們對於各部分如果詳細考究一下，首先就可以明白，一個終身做同一單純作業的勞動者傾其全身于這種作業自動的局部的器具上，他所費的工作時間，當少于一個連接做許多作業的勞動者所費的。然這個結合的總勞動者——他形成手工工廠業活的機構——決是由這些局部勞動者成立的。因此，和獨立的手工業比較，可在更少的時間內生產更多的東西，換言之，即勞動的生產力增加了。自從局部工作成為一個人特有的職務以後，這種工作的方法也就完備起來了。同一有限的行為反復重演，以及集中注意力于這種有限的行為上這兩點，使勞動者由經驗上學到用最少的力的支出，獲得所期的效果。然世代相異的各種勞動者現既同時共同生活，並

且在同一手工工廠中共同活動，所以曾經獲得的技術上的熟練便鞏固了，蓄積起來了，並且轉相傳授了。手工工廠業對於他所遇着的自然發生的職業分立，移植于工場內部，並按照計劃，使之發達到極點，在事實上，這種工廠業便使部分的勞動者變成機巧的製造者，而資本家更蓄積的獲得更大量的剩餘價值。

手工工廠業所達到的手工業中，造成了一個不熟練的工人階級。

手工工廠業的分工將人們置于資本家無限的權威之下。有產者的意識對於手工工廠業的分工，勞動者終身被束縛于一種部分作業上，以及部分勞動者無條件地屈服于資本之下成為勞動的一種組織——這種組織增加勞動的生產力——等事，加以讚美，這種有產者的意識同樣對於社會生產進程每種有意識的社會管理和調節，高聲加以排斥，認為侵害各個資本家神聖不可侵犯的財產權，自由，和任情的放縱。

獨立的農民或手工業者——縱使在小規模中——所發展的智識，判斷，和意志，現在只為工廠全體所需要。部分勞動者失掉生產上的精神力，此等精神力現在和他們對峙而集中於資本方面了，奪去各個勞動者在生產上的精神力，使之成為他人的所有物，並且使之成為支配他們的權力——這是手工工廠業分工的效果。資本家現在所需求于勞動者的是總勞動者的社會生產力，因此他厭惡勞動者個人的生產力了。托克特在他所著的勞動人口過去及現在的狀況史中曾說：“無知識是產業的母親，恰和他是迷信的母親一樣。

沉思與想像力都屈服于錯誤之下；然手足運動的習慣，是與沉思或想像力無關的，所以關於手工工廠業，我們可以說，他的完善處就在除去心意之力，就在能視工作場爲一架機器，而勞動者爲此機器的部分。”

手工工廠業的資本家對於勞動者的精神與身體上的侵害是十分顯著的，英國的經濟學者亞丹斯密士在他著的原富一書中曾說：「大多數人的理解力必然是由他們日常的操作形成的。一個人疲于少數單純的作業……便沒有機會鍛鍊他的理解力……他通常變爲人類中最愚蠢無知的人。」烏夸德 (D. Urquhart) 的常談也說道：“以一再分工的作業派給一個人，和殺戮他是一樣的，如果他罪有應得，就是正法，如果他罪不應得，就是屠殺，勞動者的再分工就是屠殺人民。”

資本家這種屠殺勞動者使他變爲機器的部分的這種舉動，勞動者無論怎樣愚蠢，他們自初期的單純協業至現在，至少有好幾世代的經驗了，他們始終會意識到的。但現在，他們的身體和自由等等已經不是屬他們自己所有，完全已出賣給資本家了，他們的熟練勞動，現在已不是資本所切要的了，分工部門越單純化的結果，資本家甚至于歡迎那許多婦女和童工，因爲婦女和童工對於資本家比男工——尤其是熟練工人，有利益些。

在這時，資本家與勞動者間的利害矛盾更顯明了，同時鬥爭比以前也進步了些。本來全部浸沉在‘自在的階級’的勞動羣衆，此刻一部分的先進份子已進步到‘自爲的階級’了。這時很顯明的衝突

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一種完全特別的創造物的手工工廠業分工的結果，生產力是增大了，資本家所得的利潤比以前單純的協業中增大了不知多少數倍，於是生產機關迅速的集中，大部分的手工業者因此而破產失業，而手工工廠業因資本之累積擴大了範圍，分工越發單純化了，每個勞動者所指定的職務甚至不須練習一開始就會，熟練就成為不必要，生產品愈多，而勞動的數目也就增加，各方面的家庭手工業者都變為工銀勞動者。雖然如此，但勞動的工銀，却並不比以前增加，勞動者職務的簡單化的結果，資本對於勞動工銀甚至比以前還要減低。然勞動者因分工的單純化，而所做的工作，比以前更其吃力，同時資本對於工場的監督管理，却更加的嚴厲和精到。階級意識在此種情狀之下，必然的會嚴明起來，向資本的要求改良待遇增加工資，於迅速的成為羣衆的意識，於是鬥爭日甚一日。一部分先進自覺份子漸漸的團結起來，領導着全階級的羣衆為着全階級的利益開始行激劇的鬥爭，而政黨之胚胎，就在此種鬥爭的漸進過程中。

米 米 米 米 米

十八世紀的產業革命，完成社會階級的單純化，社會階級間的鬥爭日趨劇烈，而政黨亦適應這種鬥爭的需求達到了最高的形態。

資本的使用機械，和其他每種勞動生產力的發達一樣，要使商品廉價，使勞動者為自己所費的工作日的部分縮短，使他白給資本家作工之工作日的部分延長。所以機械實是生產剩餘價值最有效的方法。

生產方法的變革在手工工廠業中是以勞動爲出發點，在大工業中是以勞動工具爲出發點。因此，手工工廠業中的器具與大工業的機器就有完全的不同。一則只用勞動者的手轉動的，一者却是用蒸汽轉動的。器具的原動力是人，而機器的原動力是蒸汽機，但這一點却不重要，應注意的是：消耗原料的真正器如果不是由人操持的，是由一種機械的裝置操持的，那麼這種東西，即由一種單純的器具而變爲一架機器了。

這無產方法變革的結果，兩者的差異即刻映到我們的眼簾中來了。勞動者同時能够使用的勞動工具的數目是以他的身體器官的數目爲限制的，但一用機器這種限制就會沒有，他可以用一種機械體去代替操持一種單一器具的勞動者，這種機械體是同時用許多同一或類似的器具作工的，是獨一種單一的原動力轉動的。

這種機械體的機器發明的結果，生產量即刻有偉大的增加，在手工工廠業將一個勞動者的生產量是一份的話，現在使用機器以後，即可增至百倍或千倍。這是那一方面的利益呢？看得見的，資本家所得的剩餘價值的大量的擴增。

十八世紀機器發明到現在，這其間的生產方法的改革與進步，更不知有多少。在初發明時還須十人使用一架機器，現在只要一人就够，這勞動量的減少，就是資本利潤的增大。

我們可以無須贅述十八世紀產業革命至現在生產進步的狀態，但有一言應敘述的，即生產關係演進的程序，即階級意識由模糊而顯明的過程。

這是什麼緣故呢？

資本主義生產的演進，從前中等門閥的下層份子，小實業家，商人，放債爲生的人，手工業者，農民，這些階級都一天一天降落到無產階級；一部分呢，因爲他們那很有限的資本，不夠經營大的生產，因此禁不起和大資本競爭；一部份呢，因爲他們那種手藝技術，比起新的生產方法來，已經失了作用。故這資本主義生產的集中，同時在勞動階級營陣中也生出一定的集中。從前只不過占人口的一小部分，現在却占了大部分的一個不斷地在增大的無產階級出現了。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勞動階級對於自己的生存條件感着不安和威脅，要脫離這種狀態，他們便自然的生出了同一利益的階級意識與資本階級反抗起來。但他們這種反抗在原始的時候，他們只覺得機械是受壓迫制度的一切弊害的化身和象徵，于是他們的不可解的憎惡和如火燃的憤怒自然地向着機械發洩，形成了一種機械破壞運動。然這種自然生長的盲目背叛，不久就成爲過去，在他們鬥爭的經驗和教訓上，即刻發展成爲更有組織的，更意識的行動。他們明瞭了這弊害不是在機械本身，而在用這機械的條件。這悠久鬥爭經驗的過程，使他們理解了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獲得了本階級的階級意識。

在上邊已經說過，政黨之發生，惟有在某一階級從‘自在的階級’進到了‘自爲的階級’的條件之下才能形成。但某一階級從‘自在的階級’進於‘自爲的階級’的過渡，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全階級的羣衆同時變化的。一階級中的一切份子和一切層次沒有同等的

生長及發展的能力，不能在同等的速度內自覺自己是一個階級，自覺自己的階級利益而以之與別種階級的利益相對抗等等。一階級中有先進的份子，亦有落後的份子；——而引導這些落後份子到自覺的階級鬥爭上去，是很長的過程。

階級內有自覺的份子與落後的份子，故階級不是絕對清一色的純淨的羣衆，所謂階級的純一便只是相對的。當然，如果以某一階級和其他的階級對比，這一階級自然是自成爲一種特殊的一色的東西；但如果以某一階級的對內關係來說，那麼，就可指出一階級內還有小團體，小行會，小幫口等類不相一致顏色，因而會產生一階級內小部分的特殊利益，因而一階級的羣衆就不能同時同等的看見明瞭全階級的根本總利益等等。

能夠看見明瞭自己全階級的總利益，知道犧牲小部份人的利益而服從全階級的利益，——這是有無階級的意識的標準。從這個觀點看來，一個階級內部其有許多層次類別，那麼，真正自覺的，可以代表全階級利益的，當然是這一階級的某一部分——自然是自覺的一部分。

這某一階級內真正自覺的一部分的組合，就產生了政黨。

布爾喬亞的政黨，與普羅列塔利亞特的政黨，同樣的，在這樣悠久的歷史條件之下，在這生產與分配的轉變過程中，在這鬥爭的發展的年月中，孕育，產生，而組成了健全的本階級的政黨。

三 政黨的概念及要素

人類的歷史不是甚麼英雄所造成的，牠是人在矛盾的社會關係的根據上行動而創造成的。這意思是說：人根據于矛盾的社會關係而推動歷史，換言之，就是根據于人的社會關係中的矛盾，社會生活利益裏的矛盾，這一矛盾，這一人與人之間關係裏的互相衝突的矛盾，他們社會生活利益裏的矛盾，使人類社會分裂成各個分別的集團（階級），因此階級的互相關係不能不是衝突或是鬥爭的。

這裏得到一個結論是：人類的各個利益矛盾的集團間的鬥爭，就是人類社會的歷史。

政黨發生的歷史已在上面說過，牠是社會生產關係一定階段的產物。在這裏有一點應該注意的是：社會中的階級雖然在社會關係發生了矛盾就存在，然政黨却必須在階級已由‘自在的階級’進于‘自為的階級’的期間發生的。

這意思是不難明白的。

人在生產關係裏所佔的地位的懸殊，于是社會上就分成了各個階級，然這些階級在很長久的過程中，這僅是在生產行為中的一種動力而已，雖然這一羣人已造成共同地位和共同利益，雖然這一羣人對於其他利益相同地位相同的一羣人已成了相對待的一個集團（階級），然他們自己還不覺得自己是一個階級，還不能成為具有一定分量的自覺的社會力量。在這種狀態之下，——‘自在的階級’的狀態之下，階級間鬥爭雖然已經存在，也許還很劇烈，然這種鬥爭大部分是自發的，不是意識的，而且這些鬥爭只限于階級之局部分利益的鬥爭，因為那時一階級內的小行會，小團體，小幫口等

等非常龐雜，他們的利益也不相一致，因此 他們不能同時同等的看見明瞭全階級的根本上總利益的，他們鬥爭的根據勢必也限于局部分的利益了。

但是生產及分配的過程即刻會造成他們根本利益的相同，由於悠久的鬥爭經驗及同化進步的結果，於是就形成了一階級內一部分的先進份子，這一般經過困苦鋼鐵鍛鍊出來的階級的先進份子，他們是有自覺的，瞭解自己的全階級總利益，看得見自己階級利益與別的階級相矛盾，於是俱備了知道自己的目的而想達到這種目的的階級意識了。

這時候，一階級內的自覺先進份子畢竟還是極少數，階級內還存在着許多的層次類別，大部分的階級的羣衆還浸沉在‘自在的階級’的狀態中，要努力使消滅階級內的層次類別，犧牲小部分人的利益而服從全階級的總利益，團結自己階級的內部而與敵對階級鬥爭，這樣，這些先進自覺份子的政黨的組織實為必要。

然政黨不僅是某一階級之自覺的，知道全階級的利益的一部分，必定要是這一階級中最積極奮鬥的一部分，有能力為階級利益而鬥爭的。（這裏有一段話須得說明的，上邊所說一個政黨組成的份子總是某一階級的最積極奮鬥而明瞭全階級總利益的份子所組成的意思，‘並不是說一個政黨的份子必須要是這政黨所代表的階級的出身者，在現代，社會中的中間階級小布爾喬亞化，牠是沒有社會的經濟基礎的過渡階級，牠不是社會的根本階級，要是牠能獲得了某一階級的階級意識，當然也能允可他為該階級的政黨組合

一份子。至於社會的根本階級，則決不會超越了階級利益而與其階級利益衝突的政黨合作的——除非他是政黨的間諜)

這樣，我們就可以為政黨下一個科學的定義：

政黨是階級中最先進，自覺，積極努力，遠見的一分，為其全階級的總利益而鬥爭的組織。

米 米 米 米 米

政黨有兩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政黨的羣衆是階級最先進自覺積極的一部，他們能認清了全階級的總利益，與利益衝突的階級努力奮鬥，去爭得相當的條件和形勢，以便使這種階級利益得以完全實現。故政黨是階級的先鋒隊，是階級鬥爭中健全有力的指揮者。一方面，政黨是一個活動前進的東西，政黨的羣衆——如果這政黨的階級是新興階級的話，那牠的羣衆必然日益增加，而形成推動社會進化的偉大力量。這是什麼緣故呢？就是政黨在自己階級中起了教育作用的結果。前邊說過，階級不是純一的，所謂一色者，只是指牠對外（其他階級）關係，和永久的利益而言，在階級內部還是有小集團與小層次，他們互相間的利益也各有不同，故黨的责任，黨的第二種作用，就是要在鬥爭中提高這階級中的各種小集團小層次的意識，使他們懂得全階級的利益，知道應當犧牲小部分人的利益而服從全階級的利益，換言之，就是要消滅這些小集團小層次，使階級的羣衆都獲得了全階級的總意識。

一個政黨要起以上的作用，必須還有三個必要的條件，牠是：

1. 統一的黨綱 (Program)

2. 統一的策略 (Tactics)

3. 統一的組織 (Organization)

黨綱是組織政黨最重要的先決條件，因為牠是表示了這政黨的根本職任和目的，牠是指示了這政黨鬥爭的方向，以後這政黨的策略與戰術，都是根據這黨綱去決定。而這政黨之吸取羣衆和取得階級先鋒隊的徽旗，都必然的要有這顯明的黨綱去號召。故每一政黨無不有顯明的統一的黨綱。

政黨是階級間政治鬥爭的武器，無論任何政黨，要使他階級的利益可以實現，必須要取得治者的地位，取得政權。因此，一個政黨總是領導他階級的羣衆，向統治者階級進攻，實行政治的鬥爭。（被統治階級的政黨如此，統治階級的政黨也同樣如此，牠必須領導牠統治階級的羣衆，欺罔壓迫着被統治階級的種種鬥爭。）在這種鬥爭的形勢中，觀察敵人的力量戰略，審考自己的主力環境，而決定了此時期中鬥爭的職任和態度，性質和方法，這就是策略。所以

‘政黨之策略者，乃該黨之政治行爲或其政治動作之性質，趨向及方法也。通過一策略決議案，即所以確定黨之政治行爲嚴格的規定整個兒的黨對於新發生的職任或新的政治狀況之態度也。’

黨領導羣衆鬥爭，取得勝利的重要條件，就是一個政黨的統一的策略。

政黨還必須有某種統一的組織形式，然後才能成一個政黨，否則，這沒有組織形式的政黨，不過是一個普通團體，宣傳自己的共同思想和理想罷了。黨是一種鬥爭的組織，牠要指揮全體黨員的

行動，與其他政黨實行奮鬥，若內部沒有統一的組織，雖然這一集團的羣衆，思想是一致的，對於某種政治行為的策略也能意見一致，甚至根本的信念（黨綱）也相同，然還不足以爲政黨結合的條件，不過是階級發展過程裏最初一期的現象，是這一階級先進份子結合的原始形式。要使這政黨的行動能一致，完成牠所負的職責，故必須有統一的組織。

這樣，黨綱的統一，策略問題上的統一及組織上的統一，是政黨的三個根本要件，具備了這些條件，才能完成牠所負的使命。

米 米 米 米 米

政黨形成的過程，是階級之由‘自在的階級’進于‘自爲的階級’的階段，而這進化的階段，不是一蹴即到的，牠必須經過若干意識的過程，始漸漸由自在的進于自爲的。在這過渡中先進的自覺的就組合了政黨，這是在上邊已經說過。可是在這裏所說的先進的自覺的份子往往還有許多等差，覺悟的不是完全相等的，黨內的黨員往往不能同等的脫離小集團的心理，因此，在一個政黨裏往往分成了許多派別：右派，中派，左派。對於黨內的策略和組織問題，生出了不相同的差異的意見。在特種的情形之下，甚至對黨綱都會發生不同的意見。

還有一種事實是我們平當時時看得見的：在一個階級之內，發生幾個政黨。這是什麼緣故呢？

這是很明白的，在前邊已經說過，一個階級內層，不完全是一色，牠裏邊存在許多小階級，小層次，小集團，這些各有牠特殊的利